

校正評言王鳳洲
大字評言袁了凡
綱鑑彙纂

上海
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歷史綱鑑補卷三十六

元 四明 陳 樞 通鑑

琅琊 王世貞

編纂

明 淳安 商 輅 綱目

明 趙田

袁 黃

南宋紀○附元紀

○理宗皇帝

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瓚之子宣宗崩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帝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

敗況中才之主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尚理學亦賢矣哉

鑑 乙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鑑 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

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

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

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

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弗傷官家太后乎眾許諾壬等偽為李全榜揭

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竝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

皆太湖漁人

太湖在湖州府北

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

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

潘壬起兵立
濟王既身被黃
袍發軍資庫金
犒兵則非固執
臣節始終不從
者矣後知事不
成乃帥兵討壬
故變綱目書法
以示不盡予之
之意



至則事平矣。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鑑 史彌遠殺濟王竑於湖州。

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令客余天錫諭旨。逼竑於州治。以疾斃。聞于朝。

詔追貶為巴陵郡公。

起居郎魏了翁銓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

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朝立國。

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

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州之變。

書音韻雲州郡名。即湖州府。

非濟邸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

謂秦王廷美事。

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

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情。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措置盡善。臣未敢仰

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

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

發明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蓋竑當立而廢之。的不當立而立之。則潘壬之起。兵為有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曷以討書所以明竑之不叛。而以正

討賊焉耳。此蓋彌遠忌之心。勝來此間。隙遂謀殺之。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莫親于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宗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于天倫之愛。詎不為之大虧哉。

○張時泰

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況潘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竑也。豈止無罪而已哉。今酬其功。而反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宋之

扶持宇宙之棟幹

我朝立國根本仁義真德秀言濟王之冤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潘壬起兵為有名理宗不能效叔齊

胡氏非邇流而源之論

西帥取當世第一流

德秀言收入心四事

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三臣未聞聘名

傳受最明而特據自理宗亦非邇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據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宗哉其末流之弊則理宗特甚焉者耳創業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鑑德秀又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

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厯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

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州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一段言刑政當與眾共議賞罰適平則

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二段言賞罰不可有私當乾瀉間有

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

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三段言苞苴公行宜反其物罪其人治

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藉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

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搔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四段

言治世氣象欲其寬裕解密網達下情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濟雖當以耆

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

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宥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

南宋紀理宗皇帝

李全折節為禮
許國折服北虜
降賊敗於仇殺
制使宜聲討之
所必加彌遠乃
欲隱忍苟安求
能得賊歡心之
徐晞稷以代節
制庸懦悞國罪
不容誅及全上
表待罪理宗亦
竟置之不問其
昏弱無能更可
概見矣若晞稷
之苟戰無恥甘
心尊賊以自卑
羞朝廷而讓賊
勢更不足齒於
人孰紀綱顛倒
若此何以為國

幄擢安僑於言地

鑑 二月。賜鄂王岳飛諡忠穆。

鑑 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鑑** 初國代賈涉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九。及全自青州來謁。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走。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

鑑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息州。義斌敗之。○**鑑** 先是全牒義斌聽其節制。義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救。又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思州今東昌府恩縣**

澧州今安東縣
海州屬淮安府

鑑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恢復之義略
於日星
義斌保障之
功

九成正色立
朝
中興明道之
功

理宗在位日久
政無定紀後人
或許其能推崇
理學爾時內外
政事要於此者
多矣乃無一整
飭徒慕虛名毫
無實濟則亦烏
足稱道況祇獲
贈已往之程朱
而不用現在之
真魏即所謂推
崇理學又與葉
公之好龍何以

鑑秋七月。彭義斌狗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史天澤擒義斌說之

降義斌罵聲曰大宋臣義斌。不遇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東京州縣。此書圍東平。狗真定也。則其恢復之義略於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

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東京州縣。此書圍東平。狗真定也。則其恢復之義略於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

○丁南湖元一也為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大臣乃走而死義斌起自庶民被執不功豈不益

○竄大理寺評事胡夢昱於象州。今屬柳州府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証。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

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蚤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

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古者天子親耕籍田至漢文帝初立籍田乃置令也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詔事彌遠家幹者萬昕。昕一日

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遂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

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

凶。按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莫澤附于知孝傳中。此則三凶罪惡之次第。矣。當知孝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暴狠貪婪。高賤無恥。然則成大之惡。又知孝莫澤之所懼乎。

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

於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

異哉

鷹犬三山

此舉大快公

論

了翁者九經

要義

人君為治之

門

主義社以備

郡縣倚以為

重

是固男子之

事

以天下學校

人材為念

張栻期以任

道之重

九齡志大據

實

閨門肅若朝

廷

九齡和而不

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

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執此而往可也發明是時史彌遠之元惡主于內梁成大之羣邪附于外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不可深為當時惜哉

南湖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若以一家譽之諸公猶祖父也二公猶子孫也理宗于諸公則追崇之于二公則殷勤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彼追崇之典不亦虛文也耶

鑑丙戌二年金正大二年○夏主昞元年○元太祖二十一年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判沈煥官諡九

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

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

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

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

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敵勸綏引翼士類興

起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張栻嘗與

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矣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張栻數語出綱目九齡之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

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閭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

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

學者號為二陸

叔晦不予愧

兩者無愧可言學

佳趣美境擬宋錄呂祖謙張拭陸九淵後子孫謝表

天地何窮際舉止異常兒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

聖人心同理同

直秘閣諡文達

鑑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間居雖病猶不廢書惓惓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嘗謂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諡端憲

鑑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拭陸九齡游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疎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讓仕終宣州通判卒至是特諡文靖

鑑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拭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字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

學者本無大
聞

六經皆我註
脚

喻義利章切
中學者應微
深錮之病

慨然以名節
自許
忠信篤實為
道本
人心與天地
一本

濫竽充數非大
有村巷者不能
節制如許國徐
鼎璣劉璋彭托

現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晰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夷然自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於時。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貶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褒表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丘文莊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其法

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注心于

姚神輩皆以庸懦小人垂涎間寄朝廷遂信而用之卒致被殺免者惟以媚賊為長技措施顛倒如是安望其能清賊患乎彭牝輕儇無決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何望重而朝議忽而撤牝忽而撤青致使諸將離心釀成事故青之畏青畏尾密報季全遂延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督昧無知致彈亂而轉以連亂果河所見而成此大錯也

圖功臣於崇

茫時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于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之學論于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護亦猶九淵之于荆舒也其流弊 ○王陽明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大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于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為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于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勿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于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鑑三月元圍季全於青州 全北割山東南仰家糧且挾元以疑元元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專生路全曰數十萬助敵未易失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鑑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鑑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 從李知孝之請也

鑑衛涇卒 涇諡文節蘇州崑山人以狀元及第歷任孝光宣三朝凡四十餘年忠信直行始終不渝所著有後樂集

鑑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眾降金 先是以瑋代徐晞稷為淮東制使欲圖季全也 ○ **鑑**

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 ○丘文莊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曹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

康伯史浩萬汝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鑑丁亥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昉二年亡○元太祖二十三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

平定三國志卷之六 南史記 聖宗皇帝

德閣

趙普首渝金匱之盟王旦苟徇天書之舉豈可

以寇韓富司馬諸臣且張浚之庸

狼戾史浩之庸柔更無足取此

皆史彌遠欲尊崇其父以焜耀

一時故為此狗名失寔之舉耳

聖祖曰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

同時為憾續編書之以見嚮慕

正學之初不知當時信任僉士

即使朱子在朝恐亦為讒邪所

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

故且以張其祖宗之失尤非所

宜魏真嘉之傳

益知正道之有大黃愈疾

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

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許浩斷曰。理宗謂朕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乎熹矣然當是時若魏了翁

德秀亦嘉偶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置之遠。使熹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輩亦或且不免。況望其用乎。雖然。覺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

公道之不容泯者。使天下士夫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于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於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

自食其衆。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

元主減夏。以夏主覲歸。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

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

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智固守。力不

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

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

三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敗元人八千之衆。士氣

皆倍。蓋自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八月。元主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信任賢臣時稱治平約宋共滅金國勢愈昌在位二十三年

陳寅夫婦守節

陳寅伏劍

陳寅盡忠王

事

貢舉以得士

為先

二十年間始

有此援

陳和尚名震

國中

李全屢作不靖

戕害朝廷叛跡

久已彰著且既

降蒙古即非家

臣受以節鎮已

為失策及予而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夏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純之十二世祖劉純京兆人後唐清

泰中官建州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期次曰翔仕至金吾衛士將來曰繼仕至將作監簿翔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收冤或決

獄或賑賈或拯救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領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孫紳收邵寇賜廟謚忠

烈後孫齡謚忠顯齡子子羽謚忠定子羽子拱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彰化軍今平涼府涇州保康軍今襄陽府房縣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還楚

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兵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遣海州自舟蘇洋入平江嘉

興告糴實習海道以覘臨安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

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縣名今屬淮安府戍將知

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

帝則與果不受制命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丁母憂起復用之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

遠不納觀李全遣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欲以銷宋兵備于是先朝兵甲盡喪則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矣書中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也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

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金將趙撝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駟行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

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

立皇太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揚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遷謝氏女遂與曹涉女同入宮曹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氏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即帝不能奪曹女真寵

亂其何能已乎
授李全節誠
不受

范葵深以李

全為慮

理宗徒善不

足以為政

人之妍姪好醜

皆有一定雖榮

枯肥瘠或有時

變更其本質終

不能易也驚黑

之人因病而膚

蛻如玉乃理所

必無好事者作

此謬語以修異

徵文家誤信而

書之簡冊不值

一噓也

金將陳和尚

死節

好男子再生

當令我得

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
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鑑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朔帝行慶壽禮於慈明殿大赦太后壽七十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徐州豐城縣 ○丁南湖范葵皆趙方之子從學朱子高弟李

燭而其討賊之功如此不亦榮其父光其師也哉續編與綱目所書皆先范後葵蓋以兄弟論而宋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臨平以來捍禦淮蜀者皆葵麾下之將及葵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荆襄自玷功業爾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討李全餘黨也全妻楊妙真奔金淮安平

九月太廟火五年乃新作太廟

壬辰五年金天興五年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

唐鄧蔡州壯士三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

為三眾乃帖然

鑑 元主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元太弟拖雷戰於三峯山大敗

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名義字良佐和尚其小字也死之金兵潰合達見援陳和尚出自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

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灌溺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漣觀勇反乳汁也

鑑 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人家 ○丘文莊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

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即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錄則入其當錄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嗚吏卒嚴

限日時監勒招承催迫結款又擅制獄其非法殘民有失幫腦極起棍等名富貴之家稍有骨墨動藉其貲不問輕重並從

科罰州縣往往專殺拘鎮淹滯囚繫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推折手足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因殺之至理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未能勝而國亡矣

帝謁太廟時初成也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於元請和四月元將退軍河洛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元使王檝來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來議夾攻京湖制置使

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

上之盟殿初甚堅

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鄭仲之報謝元許埃成功以河南地

歸宋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于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丁南湖論者謂宋報金讐不宜借

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白華言若我軍使得戰存亡決此

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

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

為國家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人復圍汴

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春正月詔抑貪競**金主濟河次於蒲城及元人戰於白

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

鑑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王氏后

元人來議同伐金朝臣皆以為可

趙范不欲允蒙古夾攻之請其先見誠非當時朝臣所及厥後乃欲乘金之難遂使收復三京危則大而識則雄矣夫能奮發有為豈不甚善然以積弱之家敵方銳之元不審時勢不度力量貿貿然輕於舉動啟蒙招尤范之志何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耶

在立貴國圖暴稍有人心者即

急捐軀討賊王若虛等業已偷生惡爵即不作碑文豈能俾免

失身之罪乎至

九好問於金亡之後以史事為

已任托文詞以

自蓋其不死之

羞是堪鄙棄金

史於二人傳多

後稱之過矣

孟珙復鄧州

孟珙敗武仙

九若

雪夜擒吳元濟之時

信賞必罰寔激

勸之良規而當

有事之時尤非

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丘文莊崔立以金

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是日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后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皆赴北史臣曰金得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氏之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之俘宋也屯于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元與金同是夷也金以夷而賤華元不自賤其類而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雖巧于施為天更巧于報應嗚呼豈非萬世永

鑑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刺瑗以鄧州降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得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

五月 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七月 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眾而還○**先是**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畧中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

唐憲宗元和中吳元濟反于蔡州命李愬討之愬于雪夜乘其不備遂擒之

鑑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

呼所見深得要領而所謂實必由中罰任其責更合歸善任怨之道使金主早為信用俾得盡其長國勢未必遽至潰敗而不可救至烏庫魯錫同心贊助正當倚以為左右手顧乃聽讒疎遠致其憂憤成疾金主之不善任人適自促其危亡耳

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鑑**元那顏倂益圖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鑑史彌遠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

老成在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士。以居臺諫。一時君子。敗斥

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丁南湖

罪亦多矣。獨權竄立。理頗協公論。故史氏書卒以恕之。且宋傳亦不編為姦臣。良有以也。

鑑梁成大有罪。奪其秩。以給事中。莫澤論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雖

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

同傳耳。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收害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

鑑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

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畧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

尤貴更新。○**蔣宗誼**理宗初拜義郎。時春秋十七矣。越四年。宣宗崩。史彌遠矯詔擁立。又越九年。彌遠死。帝

平之路。尤貴更新。則九年之間。詔語命令。皆出于彌遠。理宗雖虛位而已。而乃謂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而為理宗之功。殊不知吾道之行天下。如日月之行天。孰不見在當時有

一真德秀。魏了翁。而不能用。則其

鑑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

卿清之困。堂附。彌遠而進其品。

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諱已可概知安望其有所樹立乃觀顏以天下為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甚矣

鑑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醕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仇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鑑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

帝納之翼日與遂竝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入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袁韶趙善湘等皆奪祠落職

鑑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宋史薛極本傳止載其災異一疏忠直言語而其餘過惡如所謂四木者皆隱焉可見史家之多闕也

鑑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宋帝承麟元年是歲金亡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室承麟

世祖後博索之弟是為宋帝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剌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

鑑蒙古兵以元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

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將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

大臣任事當為則為而正言讀論尤不係於疾徐輕重安有習為推讓低緩以為養休者蓋推讓即諉卸之端而低緩乃緘默之漸最至因循

時人謂之四木

大臣任事當為則為而正言讀論尤不係於疾徐輕重安有習為推讓低緩以為養休者蓋推讓即諉卸之端而低緩乃緘默之漸最至因循